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藝七

嘉興路太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發仁宗禎

真宗第六子適青即位上得皇子
已晚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
上帝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
焚帝即止蓋真宗常願上帝行躬
仙雅當性者皆不吝獨赤脚大仙
遂降為學在官中好赤脚其驗也
十三

藝七

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大治
四十二年壽三十四英於昭陵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生俞氏太原人
也器識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
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俱喪孤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苦厭世相雍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
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
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
決擇爾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
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

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
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
違金劉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
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
挾通回互擬議鋒銍失却威徹拊掌稱善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擧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

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刺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

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擲掬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

華

二

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首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瞿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

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叅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

芝號上首叅林知名龍德府尹李彥與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

設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晉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爲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

整

三

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呪以誓曰事集焚軀報國會公薨悟誦呪益精是年得旨克遂

初志

式爲贊
列王馬

師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稱警

延江夏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延往依以爲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

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具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

是無相底於是悟肯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

也示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此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

筆

四

納此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轤地更有何事延神觀竒偉有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

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卷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并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州人梵相竒偉性恬而器闊初父母

禱佛求息慮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
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
受具二十從本郡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
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禮
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

墓

五

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
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
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
所學出住承天繼廷延慶道法大熾學徒
如林日本國師遺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

禮答之咸臻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
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馬遵
式等修光明爲禱而兩大洽所製指要妙
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
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

以紫衣師號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爲
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
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
四云云

庚午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

嚴至動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惠覺道重當世超至其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充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

以報佛恩師如教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帝政明道 ○遼宗真立號興宗改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王氏夢嚙明珠而生稍長不樂

隨兄爲賈潛往東掖山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衆

華

六

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夜說然坐逝生部六十九夏五十年仲春四日徒衆奉還柩葬于寺東月桂峯下

晉○放度天下三帳僧尼○遼改重熙

興改景祐○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季○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

也以清淨爲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苦縛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行漢殿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

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逮六祖而頓悟牛頭析派續千燈而罔窮絲斯慧炬益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關指迷覺路了達者至乎離念超登者于以忘筌爲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

華

七

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爲之信向者矣我太祖之乘錄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化一雨普沾外護之心二纓喜捨朕嗣景祚子毓群

黎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丕
冒基構雖祗席於蘿圖導引津糧每欽惟
於竺甌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
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

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澡心於夷曠竭精
順之志素越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
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開
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裨於理咸屬
之篇嘗貢紺編來聞宸座且有勤請求錫

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薄伽之
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於我
惕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
溥濟萬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王
五年四月賜序秋七月

有星數百西南派至
壁東其光燭地黑氣

長丈餘出畢宿下口冬十二月京師定
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
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并壞民廬舍而
此或地震裂泉涌水出如黑沙狀連年
不止
宋史

資政寶元○元昊是年十二月擯號大夏改
年大慶

昴地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裴康定○西夏入寇

重慶曆○春二月京師雨藥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圖禪師示寂出全州

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

卷七

山隱靜寺得度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公連
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者宿
所呵以爲少藪林公紫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宣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
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

陽道望爲天下冠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
顧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廝養竄名火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經二年未許大室公詣昭揣其志必罵詬

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執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鞫販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

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從七年辭去依唐明高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又見李都尉問答具本傳後移住興化沐浴辭衆跣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

藝

九

策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

安

河北雨赤雪

甲○元昊十二月詔冊昊爲夏國主更名囊

宵

霞楊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吟氏袁州宜春人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玄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痛自折節依叅老宿慈明往南原輔之安

樂勤苦及迂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衆論襍然稱善挾緒衆入典金谷時時憇語摩拂慈明諸方得以爲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聞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明遽還數日少

第一九〇一冊

藜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
汾陽晚叅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
何今藜林三八念誦罷猶叅者此其原也
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
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

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
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
對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
當衆勘驗曾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

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
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杷曰正當與
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托開曰
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衆
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主丈云穿過釋

蘇老

十

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
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
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慶曆六年移住
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李文路公破具州王郎以不殺而增壽九十

三位極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
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
袞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
獨無從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書空

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
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荅曰
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
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
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
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
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
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

繫

十一

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
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
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
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趺而
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侵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
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
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
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
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皇祐○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
之○李觀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
潛書力於排佛明教嵩公携所著輔教編

謁之辯明觀方留意讀佛書乃喟然曰吾
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
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纔
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
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表薦于帝

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
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迂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
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
嵩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

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曷善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薊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

藝文

十一

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

依游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學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挿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

坐其旁歐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遠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

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
徃徃失粘心廉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偈語妙密

藝

十三

諸方服其工作三交萬公讚曰黃金打作
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
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
馬火中嘶歿時已七十餘稚自稱樂石野

人餘如
本傳如

慶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璉禪師住東都
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
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識者贊
爲吉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室初仁宗

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
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閱
技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
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首篇曰若
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瞞月

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
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
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
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
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

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上和曰
佛祖明明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
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什處歸再進頌謝
曰中使宣傳出禁闌再令臣住此禪扉青

山未許歲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息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
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
丐歸山猷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
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

藝

十

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
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
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
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

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
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叅寥說禪師出京
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
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
歲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曜若

此

嘉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賣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生于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
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依益州

普安院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荆
渚間歷年嘗典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嘗邂逅覺鐵背於金陵覺
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
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法眼

十五

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
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有規轍後平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瘠
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
話爾乃敢謔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繞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
結以爲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之
嫡享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莫

能觀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
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南問
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鷹曾曰
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
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

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千餘人使
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
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世一曰然行脚人於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
之吳中翠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

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
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
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涘未分不
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大衆曰大
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
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
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爲
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

卷七

六

前箇箇譬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
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
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
恩以助無爲之化後迂明之雪竇宗風大
^中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虎雲門中興

嘗經行植杖衆衲遶之忽問曰有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者
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
處即說顯孰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瞥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曰今日雪竇

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智見
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
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
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
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

斗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師敷揚宗旨妙語遍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關世七
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
義懷禪師

藝

上

聖改至和 ○封孔愿衍聖公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
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
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臥于門之下
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孰睡已再鼾撼之
驚瞿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徧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
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燒朱院王公貴
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屨滿矣上
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
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
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
公慧方欲剃髮使隆將櫪子來廣慧曰道
者我有櫪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

第一九一冊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故爲璉之嗣隆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榮和全身

建塔于寺之東

廣如本傳

乙未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

治四十六年

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雲穎禪師迁化生錢

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

藝文

十六

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固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穎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壆子又問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簾下
睡猶兒穎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
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
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
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搬人如何會穎不

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
點畫可做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
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
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
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

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
穎曰是藥語聰呵曰女乃以病爲藥又可
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絳妙寧有
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
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

藝

尤

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
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受
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穎嘆曰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
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

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
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
^捷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
中覓無手擡水月堪愛眼前見牢獄不避
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

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
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
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
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
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

夕遣侍者持書別楊州刁景純學士曰明
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
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
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撾鼓陞座叙
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

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
衆擁步上方文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久
乃化閱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步○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
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

並皆刪去惜哉

學

六月丞相魯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十卷

天永義懷禪師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于屋除而光照戶遂娠

藝

子

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將京師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依景德寺武經得度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公又不契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東遊洞庭翠峯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檐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辟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胥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

第一九一冊

邛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堅奉示之遂
倒臥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
葬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帝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
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

藝

主

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公休於殿陞旁
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願答公心
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
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
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

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
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
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
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
作文記其事林間

比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
氏法嗣天衣文潞公彥博出相鎮魏府請
住本寺是夏別公示寂茶毘煙到成舍利
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填瓶公乃竭志內
典焉

甲辰改治平英宗署

太祖孫濮安懿王名讓之子初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為皇子賜名曙韓琦司馬光定策立之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磬荒涼

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包發去將行而雨雨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葶藶喚作一葶藶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

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饑不暇暇為女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女不念乍住屋壁踈漏又寒雪我日夜望女

藝

主

來為衆營炭我忍寒不能為女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罷以煩女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推堅請懺悔悅有難色琴起欲棄去業已勤勞又因中

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
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
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
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
八年而芝歿東將三吳所至藁林改觀雪

寶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持榻
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
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
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肯
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闇維得五

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余如

翠

三月慧現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
長七尺許丁巳春見于昂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亭于畢如月至五日
沒次年正月上前于福寧殿矣

未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

額曰壽聖悉存之

藝

主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